

像名侦探一样思考

经典
珍藏版

SHERLOCK
HOLMES

福尔摩斯

探案全集

【英】阿瑟·柯南·道尔◆原著

4

《巴斯克维尔的猎犬》
《波希米亚丑闻》



山东教育出版社
SHANDONG EDUCATION PRES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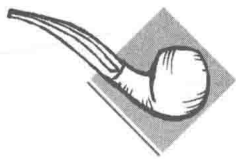
The Complete
Sherlock Holmes

像名侦探一样思考

福尔摩斯

探案全集

【英】阿瑟·柯南·道尔◆原著
武汉捷卓图文销售有限公司◆编绘



前言

“夏洛克·福尔摩斯”是19世纪末英国侦探小说家阿瑟·柯南·道尔塑造的一个才华横溢的私人侦探。

柯南·道尔，1859年5月22日出生于英国北部城市苏格兰首府爱丁堡。他一共写了60个关于福尔摩斯的故事，包括56个短篇小说和4个中篇小说。这些故事在40年间陆续在《海滨杂志》上发表。故事主要发生在1878年到1907年间，最后的一个故事是以1914年为背景。这些故事中有两个是以“福尔摩斯”的口吻用第一人称写成，还有两个是以第三人称写成，其余的都是他的助手华生的叙述。

《福尔摩斯探案全集》包括“冒险史系列”“新探案系列”“回忆录系列”“归来记系列”以及《血字的研究》《恐怖谷》《巴斯克维尔的猎犬》《四签名》。

柯南·道尔笔下的神探福尔摩斯善于通过观察与演绎法来探究问题，其人物形象无数次被搬上大荧幕。平常他在贝克街221号B的公寓里悠闲地抽着烟斗，等待委托人上门或者做化学实验。一旦接到案子，他立刻会变成一只追逐猎物的猎犬，开始锁定目标，将整个事件抽丝剥茧、层层过滤，直到真相大白。华生是他多年的得力助手，他的传记作家，以及他一生的挚友。



福尔摩斯的相貌和外表，乍见之下就足以引人注意。他有六英尺高，身体异常消瘦，因此显得额外颀长；细长的鹰钩鼻子使他的相貌显得额外机警、果断；下颚方正突出，说明他是个非常有毅力的人。他经常拿着烟斗与手杖，外出时戴黑色礼帽。

福尔摩斯以他严谨的推理、丰富的想象力将各类复杂案件抽丝剥茧，使一个个罪犯无处遁形，同时也使警界的正规军不得不经常来向他请教，并为他的侦探才能叹服。

毋庸置疑，“福尔摩斯”已经成了名侦探的代名词，或者说“福尔摩斯”已经成了一个符号，一个象征智慧的符号。

在编辑这套《福尔摩斯探案全集》的过程中，我们精心筛选了原著中的精彩篇章。这些故事结构严谨，情节跌宕起伏、环环相扣、引人入胜。





巴斯克维尔的猎犬	1
第一章 手杖的主人	1
第二章 巴斯克维尔的灾祸	6
第三章 疑案	10
第四章 亨利·巴斯克维尔爵士	19
第五章 三条断了的线索	28
第六章 巴斯克维尔庄园	36
第七章 梅利琵宅邸的主人斯特普尔顿	43
第八章 华生医生的第一份报告	52



第九章 华生医生的第二份报告	54
第十章 华生医生日记摘录	61
第十一章 岩岗上的人	66
第十二章 沼地的惨剧	72
第十三章 设网	79
第十四章 巴斯克维尔的猎犬	87
第十五章 回顾	95
波希米亚丑闻	100



巴斯克维尔的猎犬

第一章 手杖的主人

福尔摩斯坐在桌旁吃早餐，我站在壁炉前的地毯上，拿起昨晚那位客人遗忘的手杖。这是一根精致却又沉重的手杖，顶端有个疙瘩；紧挨顶端的下面是一圈很宽的银箍，宽度约有1英寸。杖身上刻着“送给皇家外科医学院学士杰姆士·摩梯末，C. C. H. 的朋友们赠”，还刻有“1884年”字样。

“啊，华生，你对它的看法怎么样？”

“我想，从认识他的人们送给他这件用来表示敬意的纪念品来看，摩梯末医生是一位功成名就、年岁较大的医学界人士，并且很受人尊敬。”

“好哇！”福尔摩斯说，“好极了！”

“他很可能在乡村行医，出诊时多半步行。”

“为什么呢？”

“因为手杖虽很漂亮，可已经磕碰得很厉害，很难想象一位在城里行医的医生还肯拿着它。”

“完全正确！”福尔摩斯说。





“还有，那上面刻着‘C. C. H. 的朋友们’，据我猜想，所指的大概是个猎人会。他可能曾经给当地这个猎人会的会员们做过外科治疗，因此，他们才送了他这件小礼物表示酬谢。”

“有些人本身不是天才，可是有着可观的激发天才的力量。亲爱的伙伴，我真是太感激你了。”他把手杖拿了过去，拿到窗前用放大镜仔细察看起来。“手杖上确实有一两处能够说明问题。”

“我相信我没有把重大的地方忽略掉。”

“坦白说，当我说你激发了我的时候，我的意思是说，在我指出你谬误之处的同时，你往往把我引向了真理，但并不是说你完全错误。那人肯定是一位在乡村行医的医生，而且他确实常常步行。”

“那么说，我的猜测就是对的了。”

“不全对。譬如，这件礼物与其说是来自猎人会，倒不如说是来自一家医院，因此，‘C. C’很自然地使人想起了‘Charing’，‘Cross’这两个词来。”

“也许是你对了。”

“由此出发，就能对这位来客进行描绘了。”

“好吧！假设‘C. C. H.’所指的就是查林十字医院，那究竟能得出什么进一步的结论？”

“难道就没有一点儿能够说明问题的地方吗？”

“那个人去乡下之前曾在城里行过医。”

“什么情况下才会发生这样的赠礼行动呢？显然是在摩梯





末为了自行开业而离开医院的时候。

“看来当然是可能的。”

“现在，你可以看出，他不会为主要医师，因为只有当一个人人在伦敦行医已有了相当名望时，才能拥有这样的地位，而这样一个人就不会迁往乡村去了。那么，他究竟是做什么的呢？如果说他是在医院里工作而又不算在主要医师之列，那么他就只可能是个住院外科医生或住院内科医生；而他是在五年前离开——日期刻在手杖上，因此你的那位年岁较大的医生就化为乌有了。亲爱的华生，可这里出现了一位不到 30 岁的青年人，和蔼可亲、安于现状、马马虎虎，还有一只心爱的狗，我可以把它形容成比狸犬大，比獒犬小。”

我不相信地笑了，“至于后一部分，我无法检查你是否正确，但要想找出几个有关他年龄和履历的特点来，不怎么困难。”我从我那小小的放医学书籍的书架上拿下一本医药手册来，翻到人名栏。里面有好几个姓摩梯末的，但只有一个可能是我们的来客。我高声读出了这段记载：

杰姆士·摩梯末，1882年毕业于皇家外科医学院，德文郡达特沼地格林盆人。1882年至1884年在查林十字医院任住院外科医生。因著文《疾病是否隔代遗传》而获得杰克逊比较病理学奖金。瑞典病理学协会通讯会员。曾著有《几种隔代遗传的畸形症》《我们在前进吗？》。曾任格林盆、索斯利和高冢村等教区的医务官。”

“正像你所说，他不过是个乡村医生。根据我的经验，在





这个世界里只有待人亲切的人才会收到纪念品；只有不贪功名的人才会放弃伦敦的生涯而跑到乡村去；只有马马虎虎的人才会在你屋里等了一小时后不留下名片，反而留下手杖。”

“那狗呢？”

“经常叼着这根手杖跟在它主人的后面。因此，它的牙印就能看得很清楚了。从这些牙印间的空隙来看，我以为这只狗的下巴要比狸犬下巴宽，而比獒犬下巴窄。它可能是……对了，它一定是一只卷毛的长耳獾犬。”他站了起来，语调里充满自信，我抬起头来，惊奇地望着他。

“原因很简单，我已经看到那只狗正在咱们大门口的台阶上。这位医学界的人物要向犯罪问题专家福尔摩斯请教些什么呢？请进！”

我先前预料的是一位典型的乡村医生，而来访者却是一个又高又瘦的人，他穿的是他这一行人常爱穿的衣服，可外衣已经脏了，裤子也已磨损。虽然还年轻，可后背已经弯曲。他一进来，眼光马上就落在手杖上了，“我太高兴了！我不能肯定究竟是把忘在这里了，还是忘在轮船公司里了。我宁可失去整个世界，也不愿失去这根手杖。”

“我想它是件礼物吧。”福尔摩斯说。

“是的，先生。”

“是查林十字医院送的吗？”

“是那里的两个朋友在我结婚时送的。”

“天哪，真糟糕！”福尔摩斯摇着头说。





摩梯末医生透过眼镜稍显惊异地眨了眨眼。

“因为您已经打乱了我们几个小小的推论。”

“我一结婚就离开了医院，也放弃了成为顾问医生。可为了能建立家庭，这样做完全必要。”

“总算还没弄错。杰姆士·摩梯末博士……”

“您称我先生好了，我是外科医学院的学生。”

“而且显而易见，还是个思想精密的人。”

“我想我是在对福尔摩斯先生讲话……”

“不，这是我的朋友华生医生。”

“很高兴能见到您。我曾听到人家把您和您朋友的名字相提并论。福尔摩斯先生，我完全没想到您头骨那么长，眉骨这么高。您介意我摸一下您的颅骨顶缝吗？如果按照您的头骨做成模型，对任何人类学博物馆来说都会是一件出色的标本。”

福尔摩斯用手势请客人在椅子上坐下。

“先生，我看得出来，您和我一样，是个很热心于思考本行问题的人。我从您的食指上能看出来您是自己卷烟抽的，不必犹豫，请点一支吧。”

那人拿出卷烟纸和烟草，娴熟地卷成了一支。

福尔摩斯很平静，可显然他已对这位怪异的客人发生了兴趣。“先生，您昨晚赏光来访，今天又来，恐怕不仅仅是为了研究我的头颅吧？”

“不，虽然我也很高兴有机会这样做。我之所以来找您，是因为我知道自己缺乏实际经验，而且我忽然遇到一件最为严重而





又极为特殊的问题。由于我确知您是欧洲第二位最高明的专家……”

“请问，荣幸地站在第一位的是谁呢？”

“对于一个具有精确的科学头脑的人来说，贝蒂荣先生办案的手法总是具有很强的吸引力。”

“那么您去找他商讨不是更好吗？”

“可就对事物的实际经验来说，众所共知，您是独一无二的。我相信，我并没有在无意中……”

“不过稍微有一点儿罢了，摩梯末医生，最好请您立刻把要求我协助的问题明白地告诉我吧。”

第二章 巴斯克维尔的灾祸

“我口袋里有一篇旧手稿，确切的年代是1742年。”说着，他从胸前口袋里把它掏了出来，“这是查尔兹·巴斯克维尔爵士交给我的，3个月前他忽遭惨死。我是他的朋友，又是他的医生。他把这份祖传的家书看得很重，并预感到自己会有可悲的结局，结果竟真的发生了。”

福尔摩斯接入手稿：“像是一篇什么记载。”

“是关于巴斯克维尔家流传的传说。”

“我想您来找我我是为了当前最重要的事情吧？”

“是的，急需解决。这份手稿很短，而且与这事有着密切关系。如果您允许，我读给您听。”





关于巴斯克维尔的猎犬有过很多说法，我写下来的目的是因为我相信这样的事一定发生过。我是修果·巴斯克维尔的直系后代，这事是我从我父亲那里听来的，而我父亲又是听我祖父说的。你们不用为前辈们所得的恶果而恐惧，只要将来品行端正就可以了。

据说在大叛乱时期，这所巴斯克维尔大厦本为修果·巴斯克维尔所占用，他是个卑俗粗野、目无上帝的人。他爱上了在巴斯克维尔庄园附近种着几亩地的一个庄稼人的女儿。在米可摩斯节那天，修果先生趁她父兄不在，就和五六个下流朋友一起把这个姑娘抢了回来，关在楼上一间小屋里。夜里，修果就和朋友们在楼下围坐狂欢痛饮起来。楼上可怜的姑娘在极度恐惧的情况下从窗口出来，沿着至今仍爬满南墙的蔓藤由房檐下面一直爬了下来，然后就穿过沼地直往家里跑去了，庄园离她家约有九英里。

很快，修果离开客人去找那个姑娘时，发现笼中之鸟已经逃走了。他像着了魔似的冲下楼来，眼前的东西，不管是酒瓶还是木盘全都被他踢飞了。那些纵酒狂饮的浪子们被他的暴怒吓得目瞪口呆。有一个特别凶恶的家伙大叫着说应当把猎狗都放出去追她。修果便高呼马夫备马并把犬舍里的狗全都放出来，把那姑娘丢下的头巾给那些猎狗闻了闻，就把它们一窝蜂地轰了出去，这群猎狗在一片狂吠声中往被月光照耀着的沼地上狂奔而去。过了一会儿，这些浪子们才弄明白，13个人全体上马追了下去。他们跑了一二英里路时，遇到一个沼地里的牧人，得知少女、猎狗还有修果从这里过去了，还有一只魔鬼似的大猎狗一声不响地跟在他的后面。醉鬼们就又骑着马赶了下去。可不久他们就看到那匹黑马嘴里流着白沫跑了过去，鞍上无人，缰绳拖在地上。当他们感到万分恐惧，但还是继续前进着，最后终于赶上了那群猎狗。这些狗竟挤在沼地里的一条深沟的尽头处，竞相哀鸣，直瞪瞪地望向前面一条窄窄的小沟。

这帮人勒住马，大多数人不想再走了，只有三人策马向山沟走了下去。前面出现一片宽阔的平地，中间立着两根大石柱，月光很亮，那因惊恐和疲惫而死的少女就躺在空地的中央。修果的





尸体在她旁边。可令人毛骨悚然的是站在修果身旁撕扯着他喉咙的可怕东西，样子像猎狗，却比猎狗大得多。这时，它把闪亮的眼睛和直流口涎的大嘴转向了他们。三人吓得大叫，赶忙拔转马头逃命。据说其中一个当晚就吓死了，另外两个终身精神失常。

儿子们啊，这就是关于那只猎狗的传说。不可否认，在咱家的人里，有的死得突然、凄惨而又神秘。望你们要多加小心，千万要避免在黑夜降临、罪恶势力嚣张的时候走过沼地。

摩梯末医生读完这篇怪异的记载后，又从衣袋里掏出一张报纸。“福尔摩斯先生，这是一张今年5月14日的《德文郡纪事报》，是一篇有关几天前查尔兹·巴斯克维尔爵士死亡的简短叙述。”

最近，查尔兹·巴斯克维尔爵士暴卒，使本郡不胜哀悼。他虽然在巴斯克维尔庄园居住不久，但其厚道与慷慨已深得周围群众的敬爱。众所周知，查尔兹爵士曾在南非投机致富，后来带着变卖了资财返回英伦。有些谣言说他准备重建庄园，然而此计划因其逝世而中断。验尸结果尚未能将与查尔兹爵士死亡相关的情况弄清。查尔兹爵士虽有许多财产，但爱好却很简单。庄园中的仆人只有白瑞摩夫妇。据死者的朋友和私人医生杰姆士·摩梯末证明：爵士健康不良，心脏呼吸困难，并有严重的神经衰弱。

案情甚为简单。查尔兹伯爵习惯每晚在就寝前须沿庄园的水松夹道散步。5月4日，爵士曾声称他第二天要去伦敦，并曾命管家白瑞摩准备行李。当晚他照常出去散步，却再也没有回来。管家白瑞摩连夜出去寻找主人。当时外面很潮湿，所以沿着夹道下去很容易看到爵士的足迹，他就沿着夹道走了下去，在夹道末端发现伯爵的尸体。有一件尚未澄清的事实是：白瑞摩说，主人的足迹在过了通往沼地的栅门后就变了样，像是用足尖走路了。有一个叫作摩菲的吉卜赛马贩子当时就在距出事地点不远的地方，他承认当时醉得厉害，曾听到过呼喊声，但说不清是来自哪方。在爵士身上找不出





遭受暴力袭击的痕迹，但他的面容变形到几乎难以辨认的程度。尸体解剖证明，他是因呼吸困难和心脏衰竭而死。法院验尸官也缴呈了一份与医生证明相符的判断书。另外，如果不能最终消除邻里相传的荒诞故事，再为庄园找个住户就很困难了。据了解，爵士最近的亲属就是他弟弟的儿子亨利·巴斯克维尔先生。据说这位年轻人在美洲。现已进行调查，以便通知他来接受这笔庞大的遗产。

“您说的这段新闻包括全部公开的事实吗？”

“是的。”

“那么再告诉我一些内幕的事实吧！”

“对于您，我没有理由不开诚布公。查尔兹爵士喜欢隐居独处，可他的病把我俩拉到一起，对科学的共同兴趣使我们亲近起来。最后几个月里，他的神经紧张到了极点。他不止一次问过我，夜间出诊时是否看到奇怪的东西，有没有听见猎狗的嗥叫。他问这话时总是带着惊慌颤抖的声调。在他死亡三星期前的一天傍晚，我到他家去，碰巧他正在正厅门前。我站在他面前，发现他极恐怖地盯着我身后。我猛然转身，看到一个大牛犊似的黑东西飞快地跑了过去。这事似乎给他造成极恶劣的影响。他把那篇记载托我保存。我劝告他到伦敦去住几个月，他也准备5月5日去，可5月4日悲剧就发生了。管家白瑞摩发现后立刻派马夫把我接了去。我顺着水松夹道观察了他的脚印，验证了验尸过程中提到过的事实。最后，我细心检查了爵士的尸体，确实没有任何伤痕。但白瑞摩说在尸体周围没有任何痕迹，可我却在不远处发现清晰的足迹。”

“是男人的还是女人的足迹？”





摩梯末奇怪地望了我们一会儿，回答时声音低得几乎像耳语：“是个极大的猎狗的爪印！”

第三章 疑案

一听到这些话，我浑身都在发抖，医生的声调也在发颤。福尔摩斯惊异地倾身向前，两眼炯炯发光。他问道：“您亲眼看到了吗？”

“我相信绝不会看错。”

“当时您什么也没有说吗？”

“说了又有什么用呢？”

“为什么别人就没有看到呢？”

“爪印距尸体约有 60 英尺，没人注意到。我想如果我不知道这个传说，恐怕也不会在意。”

“沼地里有很多看羊的狗吗？”

“当然有很多，但是这只并不是看羊狗。”

“您说它很大吗？”

“大极了。”

“它没有接近尸体吗？”

“没有。”

“那是个什么样的夜晚？”

“又潮又冷，但没有下雨。”





“夹道是什么样的？”

“有两行水松老树篱，高12英尺，种得很密，人不能通过，中间有一条8英尺宽的小路。”

“在树篱和小路之间还有什么东西吗？”

“在小路两旁各有一条约6英尺宽的草地。”

“我想那树篱有一处是被栅门切断了是吧？”

“有的，就是对着沼地开的那个栅门。”

“还有其他的开口吗？”

“没有了。”

“这样说来，要想到水松夹道里来，只能从宅邸或是由开向沼地的栅门进去？”

“穿过另一头的凉亭，还有一个出口。”

“查尔兹爵士走到那里没有？”

“没有，他躺下的地方距离那里约150英尺。”

“摩梯末医生，你所看到的脚印是在小路上，而不是在草地上吧？”

“草地上看不到任何痕迹。”

“是在小路上靠近开向沼地的栅门那一面吗？”

“是的，是在栅门那一面的路边上。”

“还有一点，栅门是关着的吗？”

“关着，而且还用锁锁着呢。”

“门有多高？”

“4英尺左右。”

